



海派文化丛书

许
平
著

海上楷模

——“抓斗大王”包起帆

 文匯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

海上楷模

——“抓斗大王”包起帆

许 平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楷模 / 许平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41-827-6

I. 海… II. 许… III. 包起帆—生平事迹 IV. 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190号

海上楷模

——“抓斗大王”包起帆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作 者 / 许 平

丛书主编 / 李伦新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00千

印 张 / 20.5

ISBN 978-7-80741-827-6

定 价 / 38.00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吴谷平

方明伦
徐中玉

邓伟志
钱谷融

庄晓天
龚心瀚

严家栋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忻平

丁宏根
陆廷

王晨
郑家尧

李友梅
桂国强

李伦新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域，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

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

《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

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20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

我跟芳横有缘

我跟劳模有缘。

上世纪60年代。全国劳模杨怀远那张经典照片：肩挑小扁担手挽一老一小，那一小，便是我。

大人们说我一夜之间成了“小明星”，跟着杨怀远上报纸上杂志上画廊上墙头，总之“杨怀远在哪儿你在哪儿”。

大人们还说我那会儿臭美得不行，到哪儿都揣着这张照片，专找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显摆：“看清喽，这是我。我上报了。”

其实那会儿我还小，根本就不记得我曾经那么“牛”过。但记得后来我长大了，戴上红领巾了，知道有一种光荣叫劳模了，才大彻大悟道：原来我上报纸上杂志上画廊上墙头都是沾了劳模的光呀。

热爱劳模，尊敬劳模，崇拜劳模，这缘，就这么结下了。

第一次与包起帆面对面，是200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

6点。他准时到。是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一个屋子里。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中等身材，眼镜，略微蓬松的头发，还有那“包氏一笑”。

见面前我做了点儿功课。看了包起帆的照片，印象深的是他爱笑。他的脸上笑容常在。开朗，阳光，轻松，真诚，还有点儿豪放。我给这笑起了个名字：包氏一笑。

奇了怪了，第一次见包起帆我竟然没有一点儿的陌生感。

我大大咧咧地说：“包老师，见到您很高兴。”

叫包老师的刹那，我犹豫了一秒。称呼他什么好呢？做功课的时候，他那么多的头衔弄得我有点儿记忆障碍。记了这个，忘了那个，或者就是反串了抓斗大王物流大王标签大王。

一秒之后我决定叫他老师。这年头人们好称老师。但从某种意义说，

老师有真有假。包起帆是真老师。

坐定。直奔主题。《海派文化丛书》打算出一本写他的书。

包起帆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给我点时间,我给你准备一些现有的资料。你先看看,然后列个采访大纲。”

然后我们就很随意地聊呀侃呀,说人生道感悟。当然那不是采访。那纯属“嘎山湖”。

包起帆很健谈。这跟我的想象有点儿距离。

搞科研发明的都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严谨内敛。恐怕不止我,很多人都有这定向思维。

所以那一刻我老有些恍惚,他是谁?

抓斗大王呀。

我反复问自己,又反复回答自己。包起帆,世界都不能不佩服的抓斗大王。

两小时后我跟包起帆说“再见”。

那一刻上海万家灯火璀璨,就跟我的心情似的,里外喜洋洋: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感觉,《海上楷模》何愁不成?

日子一天又一天。我掐着指头做加法。到第十天我拨通包起帆的手机。我说包老师您好,我是谁谁。

电话那头好像有点儿嘈杂。包起帆有点儿歉意,说不好意思,我飞北京了,参加“七一”大会……

这边我赶紧说,没事没事的,包老师您忙。

思想有准备的:越有成就的人事儿越多。身不由己。我理解。

又掐着指头做了好些天的加法。又嘀铃铃摁响了包起帆的手机。

这回我还没“包老师您好,我是谁谁”,那边就传来:“请飞往×××

的旅客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

我还能说什么,空姐都说抱歉了。我对包起帆说,没关系的包老师,等您回来联系。

实话实说,当我第N次说“包老师您好”的时候,我紧张了。说确切些,我真怕包起帆说“不好意思”。他那一不好意思,我这就什么辙儿都没有了。

可是,果然。

果然我“N”次的那天他又不在上海。跑得更远了。忘了是哪个国家,反正出了国境!

这期间,有曾经也千回百转地“捉”过包起帆的记者告诉我他的一段经历。说某年某月某天说好是包起帆接受这位记者采访的日子,可临到头包起帆“变卦”了。记者有点儿意见,约了几次都是包起帆“违约”。记者又有点儿怀疑:他至于忙成那样吗?于是记者打探包起帆的行踪:是年是月的26日,包起帆上午从虹桥机场起飞,中午12点到达湖北宜昌,然后经一个多小时的中巴颠簸,他赶到宜昌的一家公司,就生意问题和对方谈判;一个多小时后,他又出现在另一家公司,继续另一项谈判;然后他赶赴机场,于当晚8点飞到广州,10点到达蛇口。27日上午他在蛇口招商港务公司做报告,下午和这家公司洽谈拓展合作等事宜;当晚7点,他在蛇口风华大剧院作报告,两小时后他又在下榻的宾馆接待曾和他共事过的蛇口人。28日清晨7点,他到蛇口育才小学参观,然后赶往机场回沪;下午他出现在办公室,接电话,拨电话,或发号,或施令,忙那些堆积在案的事儿……几天后,他又出现在山东莱州湾畔的龙口市……包起帆真的忙乎其忙。包起帆真的很难“捉”到的。这位记者说。

我听了,脑袋嗡地大了。

这可超出了我思想准备的范围了。

我心悬了起来：包起帆连提供现有资料的时间都没有，那后面的采访怎么办？

左思右想，没别的办法，只有“捉”。

为《海上楷模》，当然也为我的劳模情缘，“捉”他没商量。

都快搥坏了“联通”。电话短信连轴打不停地发。终于约定7月的某日我去他办公室取资料。

这天挺热。

下午3点。上海北外滩的东大名路。上海国际港务公司。25楼。

我到了。却不见他。

他的助手端着可乐，笑脸相迎，并且说：“包总在开会，在讲话，马上来，您稍等。”

我说：“好的。”

然后我坐下，端起可乐就“咕咚”，冰镇的，爽。

然后环顾“包办”，看见墙上一幅油画。

画面是包起帆：一件淡黄色的短袖衬衣，一副茶色眼镜，一顶安全帽，还有一脸“包氏一笑”，还有天高海阔，还有抓斗。

那只抓斗，赫然悬在蓝天白云之下。

他的办公桌很大。布局很大众化。电脑、传真机、电话机各占一方。电话机两台。桌面有几个文件夹和几支笔。文件夹翻开着，大约有文件等着包起帆签发。电脑开着，屏幕在不停地闪烁和变化着画面。

不一样的是墙的另一角是一个小型会议桌，只供三五人会议，和很多企业老总办公室的会议桌相比，它显然小多了。但正因为小，它给人以便捷轻巧感，仿佛可以跟着包起帆，随时为即开的会议服务似的。这也就给了我想象，不知包起帆在它上面速战速决了多少个突发的棘手问题或事件。